

百态

开田凿井白云中

□卢海娟

我小的时候，奶奶的口头禅是：“等开春儿……”

等开春儿，病病歪歪的身体又逃过一次苦寒，暖阳下自然会慢慢向好；等开春儿，把不懂事的孩子送去学校，男成龙女成凤，每个家庭都充满希望；等开春儿，找个媒人给姑娘小伙说上对象，来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等开春儿，大田里种上最饱满的种子，让丰收的希望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的果子……

“开春儿”宛然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掌管人间所有的好运。她就在门外，我们等她，她也在等我们。固守了一冬的屋子有薄薄的帘幕低垂，只要把帘子“嚯”地一下拉开，春风春雨，春花春草，春山春水，春鸟春蝶……最绚丽的春天画卷就会像舞台上的大幕一样徐徐拉开，所有春天能带来的生机和希望也都一一降临。“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苢兮。”一条大路直通远方，那里有用不完的财富，看不完的鲜花，描述不尽的美好。

父亲一次又一次越过原野，他在等“开江”。

富尔江的“沿流冰”不断拓展自己的地盘，一层套一层，嶙峋的冰面一直延伸到老蚊子沟那段低洼的背阴处。冬天，流在冰面上的江水找不到自己的河床，便这样流入迷途。江水一边走，一边冻死在路上，后来的江水身不由己，沿着它们的死路继续前行。等开春儿，它们再也回不到曾经的河水之中，一点一滴全都入了土。

迷途的江水即使融化，也掀不起一点波浪。只有河床里的冰，会在安静的春夜忽然咆哮起来，它们立起身，轰然炸裂，冰块与冰块互相撞击，彼此厮杀，用一场撼天动地的玉碎来成全一江春水的到来，这便是难得一见的“开江”。

更多的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冰层在春天的暖阳下开裂瓦解，露出一江春水，一些暂时没有化开的冰块藏身水中，沿着春水的脚步欢快地奔流。

水是万物之源，“开江”了，水在大地上奔跑，畅通无阻，大田化开了，植物们的血管膨胀起来，生命汩汩地流动。父亲准备好各种家什，用不了多久，就要在大地上开犁。“莫道野人无外事，开田凿井白云中。”农人的生命就是庄稼，有庄稼的陪伴，就有神仙一样的日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爱上了这个“开”字——爱上奶奶恬淡闲适的“开春儿”，也爱上父亲总是惦念的让人激情四射的“开江”。

“开”泛指打开，由打开引申为开辟、扩展，又引申为打通、不闭塞，比如开悟、茅塞顿开，还可以引申为抽象意义上的启发、开导，使思想通达，明达事理，性情爽朗。另由开辟引申为开始，由打开扩大引申为开闢，还有摆开、设置等等。

开年、开春、别开生面、三阳开泰……这世上，凡是与“开”沾了边的事，都拥有神仙一样的快活，神仙一样的好运与希冀。此时开笔写文章的我，点开生命的内核，卸下所有的桎梏，元气满满，活力四射，沿着“开”的通途，向更高的自己，不断攀登。

在农村老家，村里有条小渠。

小渠不宽，也不太长，起自村子西北不远处，一直绵延到前庄家后的那条东西大沟，有约三四里长的样子。如今世界上，这小渠算不了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特别就一个小村子来说，它的存在着实吸引着孩子们的心，惹得孩子们一年四季往小渠跑。

小渠里有着我儿时特有的梦，脑海中自有小渠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春季，挖野菜是孩子们的主业。小渠上，在许多新鲜的草芽中分布着各种野菜。平日里，大人们参加集体劳动，孩子们扛着篮子，带着小铲子涌向小渠，睁大眼睛各取所需。从初春到入夏，天天都有各自的收获。有的野菜虽有些苦涩，但大人们却视若珍宝，于是孩子们也就挖个不停。

夏季，雨水多，渠里有水，几个半大孩子成天在渠水里玩，常会摸到一些小鱼、泥鳅什么的。那时，能摸到几条小鱼、泥鳅，就算是一种福分，尽管不多，但能拿到家里犒一回。有时，抓两只青蛙也算幸运，同样可以饱饱口福。毕竟，那时生活条件极其有限，吃不饱，更吃不好。

入秋后，小渠的水就不多了，一段一段地开始干涸起来，这时的小渠又承载着孩子们新的念想。那些刚长饱的毛豆、长成个的红薯，就成了孩子们猎取的目标。孩子们把获得的毛豆、红薯拿到干涸的渠里，再找来坷垃、干枯的柴草，烧毛豆、红薯，然后大家分享，那种获得感真的好幸福、好充实。

冬季，小渠依然是孩子们聚集的地方。那时，生产队允许每家每户饲养一至两只羊。于是，孩子们牵着自家的羊到小渠上来放。说是放羊，其实是想聚在一起玩儿。所谓玩儿，就是聚在一起孩子们打坷垃仗、摔跤、斗鸡。男孩子们摔跤的时候最好看，真要较上劲来，双方小棉袄一脱，光着上身，下身穿条大腰棉裤，臂膀相交，腿蹬直了，两个身子在坷垃地上扭动着，嘴里哈着

乡土

小渠

□谢君善

气，头上冒着汗，脚下蹬出的尘土有节奏地飞扬，旁边看热闹的吆喝声接连不断，那气氛足以盖过如今的足球世界杯。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进城参加了工作，可每次回家总想到小渠上走一走，老觉着那里有许多美好的记忆与希冀。

印象中，村里的小渠是我刚记事时挖的，可为什么开挖这条小渠却不记得了。

一次，我从城里回家，问爷爷：“为啥开挖这条小渠？”爷爷说：“排水除涝。渠是冬天挖的，你不记得了？挖渠时的一天傍晚下起了雪，大人们还在工地忙活，让你回家你不回，硬是在工地上睡着了，是我把你抱回了家。”爷爷又说：“自从开挖了这条小渠，全村的庄稼再也没被淹过。而开渠之前，村里的庄稼数次被淹。解放前的一次水灾使庄稼绝收，全村人因此饿死了七八个，想来心寒。”

这条小渠真的是全村人的幸福渠！

在我的印象中，有了这条小渠，特别是后来又挖了几条东西走向的抬田沟，即便雨水下得再大，雨停后只需一顿饭的工夫，地里的积水也就没有了。

土地承包后，从城里回家依然想到小渠上走走，可不知不觉地有了一种不自在。小渠虽姓“公”，全村人的，可小渠两侧的土地是各家各户承包的。

2004 年，奶奶去世时，我回家守丧，同一位发小谈起小渠，他说村里一些人把小渠平了！因家有丧事，我也没多问。后来，

我私下揣摩，平渠不过是想多种些地，但若遇水灾吃了亏，人们便会醒悟。

奶奶去世两年后，娘进城，说到家里的收成，她叹了口气：“唉，水淹了庄稼，玉米绝收！一些人把小渠平了，结果害了全村人。”

有什么法儿把小渠重修起来？娘说：“没啥法儿，村里的人一窝一块的，不好管。”村干部为此也没少生气。

“水淹庄稼也许是好事。”娘听我如此说，又来了精神：“是哩，有人告到乡里，上边派了工作队，眼下正在研究重修小渠的事哩。”

小渠重修，一时成了我心中难以放下的牵挂。它不光承载着儿时的美好记忆，更是对村里几百亩庄稼的守护。于是，我不时想打电话问问。

面对天灾，村里的人们都盼着能把小渠修起来，平渠的人也无话可说。可又有人提议，把重修的小渠硬化喽，用混凝土浇筑渠底和护坡。这真有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难的不是出工，谁出钱呢？村集体没钱，乡里支持也拿不出多少。若要打村民的主意，让大家集资，可又有多少人愿意呢？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出面，说把钱的事儿包在他身上，不摊派，动员大家义捐，小渠重修之后，为义捐者立碑予以纪念！

村子不大，几百号人，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出打工、求学发展、做生意办企业的



鸟鸣春意闹

张成林 摄

世相

我救过二狗子

□王玉初

没有爬上来。好在，有个男人的锄头柄断了，正好路过池塘，才把沉入水底不久的辛娃拉了上来。经过好一番折腾，辛娃活了过来，但医生说他的脑子有一部分因缺氧损坏了，成了一个傻子。

没想到，辛娃那个做上门女婿的爹，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偷偷地背包走了，留下辛娃和他娘相依为命。辛娃娘伤心透了，整天以泪洗面，一病之下摔断了髌骨，无法下地走路。

说来也怪，原来资质平平的二狗子像开了窍一样，学习突飞猛进。于是，村子里有流言说辛娃的魂魄附到了二狗子身上，也有人说这是一场阴谋，要让二狗子家养着辛娃全家。二狗子家偶尔帮助辛娃家，但也不过是送些吃的。因为他家四个孩子都在读书，家里也是债台高筑。

二狗子的大姐和二姐先后辍学到深圳去打工，三姐和二狗子先后考上了大学。后来，大姐在深圳开了一家餐馆，缺人手，二狗子的父母便跟了过去。

二狗子全家出去后，日子越过越好，

但辛娃家的日子却越发艰难。没有吃的，辛娃就到别人家的地里去摘。有人抓他个现行，骂辛娃是个傻子，他也不争辩，只说：“我救过二狗子。”话传到辛娃娘的耳朵里，她只能默默地流泪。湾里过年打鱼，辛娃抱起一条就往家走，嘴里嘟囔着：“娘吃。”有人拦着说不能先私拿，辛娃说：“我救过二狗子。”

这些都是小事，算不了什么，最令人头痛的是辛娃家的老房子。他家的房子原来不挡道，可有些人家建新房，你占一点我挤几米，最后把进湾的路给改了。放眼一望，倒成了辛娃家的房子挡道。搞新农村建设时，有人提议把辛娃家的余房拆了，补点钱给他们，也好让点路出来，还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挖掘机开进湾里，辛娃居然躲在屋里死活不出来。有人去做工作，拿糖哄他出来，他只说：“我救过二狗子。”劝劝的人被气得没办法：“二狗子全家都不晓得哪去了，你还整天二狗子长二狗子短，你也是白救了他的命。”

辛娃听后嘴巴里呜呜地响，不知说了什么。

后来，村干部说辛娃家的房子属于危房，得改造。辛娃娘说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等她死了，就让辛娃去做老院生活。就这样，辛娃家的房子一直没动。

有一天，湾里来了个人，还有县里的领导陪同。人到了湾里，有些人认识，也有些人不认识。辛娃挤出人群，说了声：“我救过二狗子。”

“辛娃，我就是二狗子。”来的人拉着辛娃的手，有些激动。

没多久，辛娃家的房子被拆了，在老地基上建了一幢别墅。有人说，二狗子是不是要侵占辛娃家的宅基地呀？人家当年可是救过他哟，太不应该了。也有人说，二狗子读了名牌大学，创办了一家大公司，很有钱，回来是报恩的。

真相很快解开了，二狗子真是来报恩的，盖好的别墅送给辛娃，还把辛娃娘接到大城市做了手术，现在可以下地走路了。

湾里不少人羡慕辛娃命好——天上掉下那么大的馅饼砸他头上，别人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有人想让二狗子把湾里所有人的房子都翻修一遍。二狗子没同意，淡淡地说：“辛娃救过我。”

二狗子是我舅的小名，他读过名牌大学，但没开公司，也没发大财。他在大学当教授，陪他来湾里的是他的老同学。他帮辛娃盖房的钱是自己节省下来的，只为报当年的救命之恩。



诗风

一株新绿携春来（外一首）

□李继红

此刻 所有的意象都无法 与它匹配	杏花微雨 是谁家的姑娘推门 而出
胜过浓夏的绿海 也胜过盛春的千朵 万朵	衣裙轻盈，清香带雨 多像屋檐上浅浅的 春天
是大自然的妙手偶得 是一节仅有的孤篇 它从柳条上晕染而来 从草尖上赶来 用一抹生动告别漫 长孤寂的冬天	一朵朵，一枝枝 含在芭里的小羞涩 轻风一摇，花瓣晕 开了胭脂色 等在微雨霏霏的小 径处
轻盈的，从不莽撞 如同一场擦肩而过 的相遇	在白墙和青瓦上点缀 池里映出游动的雨 伞，三三两两
我舍不得碰 怕它会在指间融化	这是微雨也开花的 春天

月牙初升

□周天红

月牙初升 那些来往的人群， 拥抱或离分	霓虹半醉，风一阵 就拨动了谁的伤痛
就在一盏灯里 数着昨夜雨的余温 冷了花的芳醇	脚步一路往前狂奔 没有家的踪影，远 方炊烟散尽
走过那条街，一方 水井	只有半空月牙一轮 谁会把酒迎风一路 畅饮
听着音乐打落人影 玻璃墙晒干了还留 有谁的泪痕	记起那个月初初升 溪绕流水的乡村

雨水谣

□路 雨

滴滴答答的水珠 轻叩江南小径 撑一把油纸伞一路 向北	被季节的手臂折断 远去的背影 隐匿于记忆深处 枝头的芽苞 张开紫棠的嘴唇 构筑着自己独特的 语境
点亮菜花的金黄和 清香	小草拱出尖尖的脑袋 鸟鸣惊醒了晨梦 越来越多的雨水 丰盈而充沛 迎合着农家的心事 酥软了多少汉字 任由缠绵
生动了节令里的农事 一束束迎春花 释放出灿烂的笑容 冰封的心事 在蜂飞蝶舞中 开始在大地上回暖 雪花的翅膀 在悄无声息中	

